



莊子註疏

十

平

服部文庫
417
2074
5



117
2074
5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江云音義云
以義名篇

郭象注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尤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疏刻削也意志也尤窮也言偏滯

之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世異俗卓尔不

群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死心有才而不遇誹無

道而荒淫尤志林藪之中削迹岩崖之下斯乃隱處山

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則

申狄千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語仁義忠信恭儉

在子外篇刻意十五

且云云刻彫刻也王若用
意以行為尚也為尤為
高也惡誹憤世嫉邪也
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
枯槁寂寥也赴淵投赴
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
入恐不深之甚為修
好修潔也教誨之人為
師於世也

鮑焦周代隱者也非世
水而死
申狄申徒狄也殷湯无
隱者也千隨亦湯弄
桀以天下讓也

二義云致功并兼是兼
當時曰擊之語避世間
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
出是非之外故与鳥元
非世者不同

所好也疏

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為修身之
本此乃平論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斯乃

子復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遊行而議論或
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語大

功立大名札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

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疏

建海內之功績
立今古之鴻名

致君臣之感札主上下之大義寧安杜稷緝熙常道既
而尊君主而服遐荒強本邦而兼并敵國常非朝廷之
士廊廟之臣乎即臯陶
伊尹呂
之徒是
就數澤處間曠鉤魚間處無為

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疏

隱

山藪放曠臯澤間居而事綸鉤避世而處無為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閑暇之人即巢父許由

响九于友亦作响

吐故李去氣納新氣也

只我云熊經鳥申即花他

五合爾之也

能如字李在定及司馬

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

申音信司馬云若鳥之

懶呻也

道氣令和引体令柔

冷吹出息也

暖吸出息也

樹攀經木養生也

只我云無不志無不有
即無為無不為也

閑休

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
之類

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此數子者所好
不同悉其所好

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廢所
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

無所執疏吹冷呼而吐故响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
為也疏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

形魄延年之道豈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
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帶一方未

為通美自不刻意而下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
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所謂無不志無

不有也志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志矣疏夫玄通
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志而有之也合要之

澹 大觀復徐音談 本作澹言而

口義云無極無定止也疾 美從之備及善也聖人 得天地自然之道故 如此也

口義云此篇只是序文 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 故曰字原未用一譬喻 却以野語有之為結 須子細看此等勢波 瀾道徒之質本然者

土冥真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跡高無仁義而恒自 修集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介清閑不導引 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 之故無少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之

然無極而美從之 能無極而衆庶生 疏 心不滯於一 若厲已以為之則不

五行是於澹然塵曠而其道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已也

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 天地無心於亭毒 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 而萬物生聖人無

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為道聖人 以無為為而成德故老經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 非夫寂寞無為也則 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疏 恬淡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

也 無為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

法為平均之源道德以 此法為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休 恬淡寂寞息乎卑無無為則雖 休心於恬淡之鄉息 歷乎阻險之變常平易而無難 智於卑無之境則履 艱難而簡易涉危 亦生於患難故平易 儉而平易也

平易則恬淡矣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 亦生於患難故平易 恬淡交 豈唯休心恬淡故平易抑乃平易而 相成也 疏 恬淡矣是知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平易恬 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唯心與迹一種無為故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 邪氣妖氣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 夫不平不恬者豈唯傷其 形哉神德并喪於內也 疏 夫恬淡無 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 德既安則精神無損虧矣

故曰聖人生也天行 然

也 口義云天行順天理而行 也物化視身猶蛇也

也 口義云天行順天理而行 也物化視身猶蛇也

也 口義云天行順天理而行 也物化視身猶蛇也

也 口義云天行順天理而行 也物化視身猶蛇也

也 口義云天行順天理而行 也物化視身猶蛇也

只表云同波同孔也隨所感而後心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忘物之意也知私知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猶乎自然矣

運其死也物化所係 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一達去來之為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

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在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動靜無心而疏 凝神靜慮與大陰同其盛德物

陽同波付之陰陽也 疏感而動與陽氣同其波瀾動靜

順時無心一者也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無斷疏 夫善

先惡為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迫而後動 乃動疏 也通

也動應也和而不得已而後起 任理而起吾疏 已止也

不唱赴機而應至事不得止而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 疏

後起應非預謀循順也內去心知外事事故如 故無天災災生於 疏混沌之無為順自然之妙理也

故無災也 無物累累生於 疏順物故 無人非與人同者 疏同

故無非也 無鬼責同於自得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沈然無 疏

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海之不思

慮付之 天理絕於緣念 不豫謀理至而 疏譬懸鏡高堂物

前謀度而待光矣而不輝 用天下之自信疏 智照之光明

光晦迹故不信矣而不期 用天下之自信疏 逗機赴感

信若四時必無差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契真故疑

機來方應不預期也其神純粹 一無疏 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

云粹虫遂及罷音皮

且表云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樹全故純粹其鬼靜故不與罷與疲同

曰善云有所悲者有所喜
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其
寡系不係於其心方為至
往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
無適也無所於性順自
然也性逆也不與物交
感而後應也與物接而
不為物所累也曰靜曰
虛曰淡曰粹即是一
自然之往如此發揮
者人忤我也以屢受之
則無忤矣迎者我不逆
物也逆迎也不將不送
則在我者純粹矣

口義云形勞則弊精用則
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
前篇不攝其精乃可長生
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
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
盆似尋常之說但曰鬱
閉而不流亦不曰清則
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
為也不流不曰清此无
為之中有為也查嚴所
謂做閑坐又不得也鬱
閉而不流則是權家所
謂照那禪也天之行
也一日一周非无為有
為乎故曰天德之像也
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
个神字便親切了此便

神純粹而其魂不罷
有欲 恬淡無為心神閑逸故
無間雜也
乃疲 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夷

無恬淡乃合天德
乃與天地合其 恬淡之德也
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
違心則悲 順意則樂不 達違從是德家之邪矣
喜怒哀者道之

過
忿心則喜 乖情則怒 喜 怒不忘是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無好為 好無惡

為惡此妄心
是德之憾也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至德常適故 情無所聚 不

不惡無憂無樂恬淡
一而不變 靜之一者 不可變也
疏

抱真一之玄道混
抱真一之玄道混 無所於忤塵之至也
無所於忤塵之至也
其心豁 然確盡

乃無纖
忤逆也大順 群生無所 不與物交淡之
不與物交淡之

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 守分情高不交於物無
無所於

逆粹之至也
若雜乎濁欲 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

不巳則勞勞則竭
物皆有當 夫形体精神稟之有限
而復用無涯必之死地

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生
精神逐 水之性不
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損則精氣枯竭矣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天德之象也

象天德者無
象者法效也言水性清平善鑑於物若
心而借會也
混而雜之擁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
既不能連漪流注亦不能鑿照於物也
唯當不動不閉
則清而且下洞然無私為物準的者天德之象也以說

是道家之學，我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元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口義云：室愛其劍，則神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言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干越，柔具有卷名，干溪越有以若耶並出，善鐵鑄為名，劍也。

蟠，音盤，即音煩。

口義云：化自万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像。同帝者，謂功用与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而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与道為二也。化則与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与天合此聖而不，可神之謂神也。此一章頗与書書合，但說得較變動遂成異端。

聖人心靈皎潔，鑑照無私，法象自然，故曰純粹而不雜。

與玄夫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無非至富，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靜，一而不變。

當上，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淡而無為，與會俱在。

假令混俗揭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動而以天行，逐形。

接亦不廢，無為此，寂前恬淡之至也。而動人，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天行也。此養神之道也。

疏：物結以前，天行等法，是夫有干越之劍者，神而藏之，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

不敢用也，賢之至也。况敢輕用，疏：干溪越山俱出良劍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自以為良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劍，神中而藏舉之，自非敵國太事，不敢。

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况寶愛精神者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体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疏：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非輕用也。疏：既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遠於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化道蒼生，含育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其名為同帝，同天帝，帝審也。物結以前，名為審實之，疏：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為也。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

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疏：純精素質，而不蕩於外，則真也。疏：之道，唯在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為一也。之精通合。

守神守神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形同，之精通合。

口義云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三句形此一句也

于天倫精者物疏倫理也既與神為一則精之真也野語野語有之

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

不遠其精非貴精也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然其迹則貴守之迹疏汎舉太細畧為四品仍寄野逸

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

跖之徒是負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

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列支伯是也

唯体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

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

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

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夫混迹而雜乎外飾則雖大羊羴庸得謂之純素哉疏世物之

口義云素一色故曰無雜純渾全也故曰素純素即乾之純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使如內篇所謂至人无已神人无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口義刻意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令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也

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置塵之內而其神不

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籬之

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能体純素謂之真人疏体悟

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音義云以

郭象注

繕性於俗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稟生自以未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

愈非其道也然各守生分學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

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弥得而性弥失學

逾近而道愈遠也滑欲於俗思以未致其明

思之愈精疏物也言人所以心盡闇亂者為貪欲於塵

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未學望得獲其明照

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本也無思思

口義云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字譏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治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治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字治性而未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名俗字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知此喝起三句古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守文之東坡言曰諱莊子而信作文之法復之而後知也

義名各篇

子接戰及善也

曰義云恬靜定也定曰
生惠故曰以恬養知知吾
有生之初本末无物何以
知爲如此而後已靜定故
曰以智養恬二者相養
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
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
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
曰和理由於性性字即自
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
字最妙教義有曰戒坐定
定生惠知未說惠已生
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
讀

曰義云道德即是和順
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
不容而無不愛也无不
理即各得其宜也義謂
於中而居三与物親從是
盡己之謂忠也情發見
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覓
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友
求之中心即是余則生
矣生則焉可已也故曰
中純實而反乎情未也
信其容辭之所行而有
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
周旋皆中礼也故曰信
行容休而順乎礼也
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
樂希逸也曰義樂亦六
也

可以得其昭矣本亦
有作濇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蔽塞也蒙闇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
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若夫發蒙者必離
俗夫欲而後幾焉

古之治道
者以恬養知
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
不蕩而性不失也
以道治身治國者

必以恬靜之法養真
實之知使不蕩於外
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
恬

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
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無心而知無以知爲
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爲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
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未嘗不知終日爲而
未嘗爲亦未嘗不爲仍以此真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知養於恬靜若不知是何以恬乎
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悟悟而自爲則無傷於知
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

出其性
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佗哉

信行下孟及注同下以
行小行注行者行立皆
放此

口義云外求札樂而不知
其本故曰偏行猶言見
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
於己不自取而被物自
正故曰彼正蒙已德彼
正即物正也不自者言
我非以往加諸人也往
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
則夫其自然者矣故曰
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
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
下便是意編平音徒
才誤

混胡本反
芒莫剛又崔云混池芒
芒未分時也

口義云莫之為者言其所
容力也鬼神不不擾山
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
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
也

和適故
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札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自
然之節文者其迹則

札疏夫信行顯者容儀軌物而不
乖於節文者其迹則札也

札樂偏行則天下亂

矣以一体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
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夫不能盡一心以
應物而執迹以駁

世者則必滯於花薄之札而溺於荒濇

彼正而蒙已德

德則不自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
則不以此見彼也若以

此冒彼安得疏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
不失其性哉疏也言人必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

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疏

謂三皇之前
玄古無各號

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芒昧之中而與時
世為一真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怡怡安

世為一真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怡怡安

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

不傷群生不夫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任其自
當是混

淳朴之世舉世恬憚體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氣和
而靜泰鬼神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

既無災害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無
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也

此之謂至一

物皆自然
均此彼於無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恬憚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
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懷無

為之德物含自
逮德下衰

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
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
而美無為之迹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

故致斯弊也

一

焚黍大姜姑也

口義云三下表其文自
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
者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
一人各以理為安則智有
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
故曰安而不順作意也
為天下而真其教則
非無為自然者故曰渚
醇散木渚瀟也亦有善
之名則遠於道矣有
行之可見則從不平
易自然矣故曰離道
以善
渠古堯及本亦作澆
淳江作醇

江云心意識知字與本意
日向本作我云彼我之心竟
為先取矣邪注既與向同
則亦當作我也
口義云險往以行險不平
易也夫其自然之性即從
其有為之心故曰去性而
從於心我以吾心為彼以
有心心故曰心與心識識
相識察也似此心子皆
枕心也文者文華也情者
名物之多也札系庶事
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
益之以札系故曰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
文蓋之以傳傳繫多
而寡要也用心於此
則猶陷溺也

世已失一感不可解放
疏 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疏 鹿同群及至燧人始變生為
熟伏羲則服牛乘馬創立庖廚畫八卦以制文字放蜘蛛而造蠶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淳朴之心散無為之道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
且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表及神

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安之其所
疏 夫德化
更表為

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妖氣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吊民間罪苟且欲於安天下未能大順
德又下表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於群生者也

澆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
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

王之道與世俱遷而聖
疏 夫唐堯虞舜居五常之末而與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

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自此而澆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技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淳素以作澆訛散
離道以善
善者過於適之檢
疏 夫厘通

朴質以為華偽
惡兩忘今乃捨己効人矜名
險危阻也不能寧性任真馳其蹤跡乃矯情立行以取聲
疏 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偽故論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

後夫性而從於心
以心自役
疏 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
則性去也
疏 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舉心識
彼我之心竟為先
疏 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
識無復在性也
疏 非臧不自覺為前識者也
知而不

足以定天下
志知任性
疏 夫心禁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
斯乃定也
疏 合為之相塵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

以德序三光所以擊悖斯乃
然後附之以文要之以傳
樞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口義云及一根極即自本
自根也極止也源根猶
退藏於家也虛極猶
空也在我以待時故源
根空極而待存身即存
我也

口義云自存身身又說
行身存不用之時也
行用之時也不以并飾
知有所知見不飾以天
鮮也不以知能天下有
餘不故也 以知能
能雖用知而不失其自
然之性也

江子尼然知字即立極正
猶言本在也云在立頁
在本在也言如德性之
境境者自得安固貞
且義云尼然也其前而立
者高也而其性已即所
謂及一極也無為者道
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
行則害道矣不識不飾者
性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
識小識則德德矣言已
而物自正初不取於正初
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
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
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
志猶低意也以此二字
生一段文法也

聖人存身之道

五

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群非聞其言而不出雖出不行
物非藏其知而不發雖發而不眩驕但時逢謬妄命遇
世遭故隨世汚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此澹漠
隆全身遠害也 則及一
無迹 及任物性而物 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
性自一故無迹 疏 花一大行天下既而人人及一
物物歸根彼我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此不能澹
真存故無朕迹 雖有變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
深根寧極而待 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
不喪 時遭無道命值荒蕪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
也 疏 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
化處常而待終年窮通 此存身之道也 未有身存而
豈有休戚於其間哉 在窮塞而常樂處危儉而安寧任
特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莫以并飾

知其真 疏 古人輕弁重 貴行是也 古人之行行任其
知知而也 疏 身者必不用 浮華之言弁也 飾分別之小智也 不
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 疏 窮者困累之謂也 不
自得 知止其外不無 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為
而也 疏 涯而累其自得也 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為
哉 危然獨 危猶獨也 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正之類 疏 傷寂恒反自然之性 寧性而動復何為之哉言
其無 道固不小行 遊於 疏 大道廣蕪無不制固小
為也 道固不小行 坦塗 疏 成隱道固不小行矣 德固
不小識 堀然 疏 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
大通 疏 留意是非而為識察也 小識傷德小行
傷道 疏 小識小知 虧損深玄之感德小
學小行 傷毀康運之大道也 故曰正已而已
矣樂全之謂得志 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 疏 夫已身
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疏 履於正

口義云是於內者無來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是萬物皆備於我而身而試系其大焉性合天者也軒冕外物也適然來故曰儻來去留在我而不可在我故曰寄此三言皆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達謂亦不儻曰不為軒冕是達志不為窮約是達性達性者已以趨時也

儻此黨友律本作黨云衆也
閑八原目及承不存樂

曰義云復道也其義道與他人系軒冕同故曰系彼于此同義道在我則無時而巨厚系者在物則物去而系亦去矣其系既有去來則非真系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來也已与性合也物与俗未也重未喪其本故曰倒置之民

倒置八惟云逆其性重而不順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通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忘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全其內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享排体道無為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閑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疏今世之人

之也矣美榮位待此適心是以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

寄者也疏儻者意外忽來者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暫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疏時屬儻失之非我也疏來之然

而取軒冕命遣寄去澹然而捨榮故不為軒冕肆志

幸既無心於打樂豈有情於留悒也

自若不見不為窮約趨俗疏肆申也趨也言人

志氣耳儉約以窮窮豈趨竟於窮俗其樂彼與此同疏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亦無欣歡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今寄去則不樂

矣之喜也疏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今寄去則不樂

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疏

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物為物非喪其倒置也

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君俗生常

此篇亦是一片文章最
要者它結上生下起下
接上處

失於本性違真背道莫此之
由其前安置足為顛倒也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秋水篇秋水十七

郭象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

馬言其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渚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

廣也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

秋陰恣猛盛多致霖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

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

遙遂使隔水遠者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已疏

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

榮華盛美

盡在已身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自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

目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

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公流東行至干大

海聊復顧盼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自高視海若

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

遂為無如己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為通

論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

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甚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疏方猶

世人皆以仲尼刪定六經為多聞傳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

用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常聞竊末之信今見大海之

宏博浩汙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向不至

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北海若曰井蛙不

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安者趣各有極

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

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疑成霰

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

塵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短彭

祖而必不信者為東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

未逢海若自矜為

天其義亦然今余出於涯溪觀於大海乃知余醜

大也北海云也

五劫日閏五閏月換又
心集心也

余將可與語大理矣

以其知分故疏

河伯駕水乘流起

海若仍於瀚海之中詳觀大極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疏

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闕四萬里

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此言紆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盈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而吾未嘗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

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

多窮百川之量而驟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

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政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之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谷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天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存存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無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無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米小石之在大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蠶之在大澤自多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疏蠶孔蟻穴也稊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疏蠶孔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少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魏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不似豪末之在抔馬體乎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踰疏魏名魏也萃聚

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於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者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躡曾何足以介懷也五帝之所連三主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主與師而爭奪仁人一城殷憂於社稷任土勛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讓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介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木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理之無弁也為博且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并釋前事少仲尼聞輕伯夷之義也河伯曰然則吾大

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尊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

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各有既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別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時無止死與生既新新分無常與學其所知抑以為定時無止皆時行既不在分無常與矣皆既新稟分命終始無故日新既雖復終而始是故分既隨時變易終始無故也既而未嘗不新是故

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躰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

攬而觀之知遠近無窮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大小之物各有其量

既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名稱其情殊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無窮身也

證歸今故

歸明也今既此下釋時無止義也歸明也既故猶古今既知小大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故遙而不悶也

援而不敗

短也既知吾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至而悒也稟賦夭短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既此結前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敗也時無止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此下釋分無常也夫天道既有盈虛入夏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介而失命也不足為

也知分之無常也

察其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也明乎坦

塗死生者日新

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夫明乎坦

故也

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

此結前終

始無故義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真不知者會道以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此計當故不如也

以其至小未窮其至大之域

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未窮其至大之域

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莫若安於所

有限之小智未無窮身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

智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

由是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若毫末未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弃物天地不

見天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

細大之疏支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

定大也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道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

穿於天地

之域豈獨理

可圓是信情乎疏

信實也世俗議論未允是非與言至精約者無後形質至廣大者不可圓

繞未知此理情智虛實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自大視細者不明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身也故於天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天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圓者哉

夫以細小之形視

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圓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

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實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疏

大小異故所便無之義哉

也埒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且便也

此勢之有也

若無形而不可

便之勢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疏大小既異宜使亦殊故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也

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

無形者數

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圓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疏

無形不可圓者

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各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窺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

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

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弁論說者有物

者有物之精粗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心於精微之間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客

入之夫大人應物辭彼天行運而無心故不多不怠不墜哉疏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無害而不慈澤類乎春陽而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

自多其思不多徧行思惠也疏應機而動不不賤門域心以利物賤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疏

混榮辱一穿通故守貨財弗爭分定疏寡欲知足守分

賤貧無不多辭讓適中而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夏焉爭競也

不借入各使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多食乎力而

已食於分內充定而已不賤貪理自疏躰達玄道

非關苟貴清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疏和光同塵無

廉賤於貪汚不染故行殊乎俗之也不多辭異任理而疏居止躰道故不多邪

無非為在從眾疏從众之不賤至人無心未曾專已故

傳自然疏素性忠貞不履尤道非世之爵祿不足以

為勸耻不足以為辱疏外夏不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

而躰榮枯之非我達通塞之有時寄知是非之不可為

分細大之不可為視故玄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

得有倪限即失天聞曰道人不聞至意不得得者

地毫末之謂乎夫躰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至意不得生於

失也物各無失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

失則得去也疏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意

不大人無已任物大聖之人有感斯應約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真也夫唯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

極手無形而不可用者為然疏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

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河伯曰若物之

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息之至者也外若物之內謂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

為在物性之中為在性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

伯未達其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疏道

故致斯請也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以麤

觀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

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疏夫物情倒置遺藏是非皆

而賤彼彼此懷感故言相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它斯所謂疏夫榮

耻復出償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戚是以寄來為貴得

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

外物豈貴賤在乎已哉以差觀之曰其所大而大之則數物莫不

天因其所小而少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

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

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曰其無餘以稱

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

差數相加幾微相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

傾不可勝察也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

天地之與梯米均其小矣是以且毫末為大則萬物莫
不天矣且天地以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
際數量不同而以此以功觀之則其所自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困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
我而彼我皆欲自為
斯東西之相及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
為而唇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曰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
功莫不皆無矣且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
莫不皆在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支相為之惠惠
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熳矣故其功
分無時也且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
可定也且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

听手投足行五藏六腑四肢百骸各有功能咸稟定分
豈眼為耳視而脚為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滅矣此
是曰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
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骸為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
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曰其所自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
其自為之功而思支相為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散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曰其
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然而非之則萬物
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
故無不然
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
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一君各受
天素不能相為故曰堯桀以鏡天下然猶是也支物
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疏 皆自是故無不

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非則天下無非矣故以仰情趣而觀之曰其自是則萬物莫不非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夫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為為是有欲為非桀以無為為非有欲為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自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疏文帝主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曆祚將改又讓於禹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之子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燕秦之女皆也秦弟燕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與兵代燕於是殺燕主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效堯舜之陳跡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順

天應入而受天下者其跡則爭讓之跡也殷湯代桀也也尋其跡者失其所以跡矣故絕滅矣周武討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于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跡不可執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云言納秦女而嫁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大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共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裁難煩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業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

由此觀之爭讓之衆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則賤武而貴文若紂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用捨何定故爭讓之札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噲白公之

唯八遊上既無若百

時則賤不可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空壳言殊需也疏

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室塞也一曰梁棟大可用作

攻擊城墜不可用塞於鼠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驎驎並古之良馬也捕投也狸狂野猶也夫良馬

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投小鼠不及狸狂是伎藝不同不

可一槩而取者也取者也鳴鶴夜撮蚤察臺末書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疏就其殊而任之則疏鳴鶴鶴也亦名隻狝是

萬物莫不當也疏土梟之類也晝則眼開

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密視秋毫末書出瞋張其

目不見丘山之形是知物性不為豈直鳴鶴而已故隨

其性而安之則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乱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丈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

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乱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

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

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視者於是非無當也疏蓋不盡

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疏之辭也

師猶師心也支物各師其域心妄為偏執將已為是不

知他以為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乱故師心為是不

見己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乱豈知治乱同源

是非無主故治乱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王者萬

物之情也聞於疏是猶師大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

斯趣故言未明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

行明矣疏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

無非師治而無乱者

然言語而不捨非愚則誣也

天地陰陽

對生也是非治亂 疏 若笑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 互有也將奚去哉 疏 及於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 之人則是 帝王殊種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故為誣與

冥疏 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復殷周權授也繼續也或 宗族相承或讓姓故言殊種也或父子相繼或

與冥殺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 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喻慕堯舜以絕亂白 夫當其時順

公效湯武以滅身如此之不謂之篡奪也

其俗者謂之義徒疏 夫于戈揖讓夏跡不同用捨有時 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

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 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

小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少之故順物 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

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誣使忘言默々莫聲幸勿詳費

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滅杏故汝捨 何推遂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呈終奈

何疏 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 請决疑遲聞解釋我欲慮涉人世攝衛修道於何

事而可為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 趣退舍公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 貴賤之道 疏 反行 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塵通之 覆則貴者反賤而賤者覆貴故謂之反行也 無拘而志與

道大蹇 自拘執則 疏 而汝也夫修道之人應須放任汝 不夷於道 疏 乃拘執心志務而持志之故與塵

通之理蹇 何少何多是謂謝絕 隨其分故 疏 謝代也強

而不夷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絕 所施無常 疏 用也夫物

隨其分故 疏 謝代也強

或聚或以成多或散多為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

以故施用代謝無常定也變則不齊於齊於道齊於疏夫代謝絕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嚴乎若嚴乎若

國之有君其無私息公當疏射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

宗仰一君專毒黎無必無私息也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

疏繇繇除長之類也若眾人之人汎汎乎其若四方之之祭杜穆而杜穆無私福於人也

無窮其無所矜域汎汎然疏汎汎普徧之類也夫至人

汎愛平著辟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兼懷萬物其孰羨翼兼懷萬物其孰羨翼

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首也豈扶疎而羨翼哉

已終無偏受誰復有心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疏明鏡極救而接羨技翼者也

方茲齒谷逗機有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疏萬物參變無定一方也

唯一是鷓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生死者無窮之一疏短分足性齊

厚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委計死不待其成成無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疏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一塵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

位而守疏辟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李不可

之不變疏順時豈執守形體而拘持名位也李不可

舉欲舉之令時不可止欲止之使疏夫年之太壽時之

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消息盈虛終則

有始變化日新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

前無勞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疏前來所舟海若

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疏

夫生滅流謝運連不停其為迅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不移故不可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

也若使為與不為混則凡聖之理均齊既

道邪以其疏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地

其間疑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

而四支百骸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

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

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

內不以物容已而常全也疏達深玄之實理達深玄

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

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谷河

伯之所疑次明至意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

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疏至意者

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夷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侵

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離道之

可謂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

則傷不能傷也既不言察乎安危疏能傷者正

言察乎安危可逃也疏寧安也禍

不可逃也而常適也寧於禍福寧安也禍

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謹於去

就審去就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舍之有時莫之能害

也不以害為害疏一於安危其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

矣明內外之疏天然之性韜之內心人莫所順涉乎外

分皆非為也疏跡皆非為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也

息在乎夫恣入任知則疏至意之美在乎天然若

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

而位乎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雖涉

而不喪其性疏於物于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

動而寂者也疏躡蹻而屈伸與機會相應疏躡蹻進退不

應世隨物汚隆或屈或伸疏及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莫

無定執趣入冥會以追機宜疏雖接萬物而常

不失其要極故疏雖後混跡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樞

天入之道全也疏要而反本退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

極動不乖寂語疏曰何謂天何謂人起此疑問天人之

不乖默也疏

道庶希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

後谷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

後谷

後谷

謂人之生也可不服也。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乘，落
命則雖寄之人。疏：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
事而本在乎天也。疏：夏而故謂之天，羈勒馬頭，曾穿牛鼻
出首入意，故謂之入。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介
莫弁所由，復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入天一
道，故託牛馬二獸也。故曰無以天滅天。穿絡之可也，若乃走作過
疏：夫自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
乘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不自其自為而故為。疏：夫率性乃動，動不
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驚勵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
事故毀滅天理，危亡且久，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
皆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
殉名則過也。疏：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

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謹守而句失，是謂及其真。真在性分

天理滅而性命喪矣。之疏：夫愚智大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
內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
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也。此。變憐蚊蛇憐蛇憐風風
一句物結前玄妙之理也。

憐目目憐心疏。憐是愛尚之名，變是一足之獸，其形如
東海之內有不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
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變。昔黃帝代蚩尤，以變皮目
鼓聲聞五百里也。蚊百足虫也，變則以少企多，故憐蚊蛇
則以有羨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天，故憐風風則以闇
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
稟自然，明闇有無無，發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
之徒，妄心希慕，故舉變等之籠事，以明天機之妙理，又
解憐哀愍也。變以一足而跳踔，憐蚊定之煩勞，蚊以

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感風無質而冥時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者日以在外而明頭憐心處內聞塞欲明物情願倒妄起哀憐故託夢蛇以計其病者也

一足踉蹌而行予無知矣今予之使萬足獨奈何疏

踉蹌跳躑也我

以一足跳躑快矣而行天下簡易無知我者今予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茲此疑問庶頭天機也

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噴者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噴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蛇之

足足乃是天然機關運連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夢以人情起問蛇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

自明也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也疏

蛇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

其神靈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弃知慮魄然忘其不見為而任其自

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 疏 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何用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

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疏

脊助也蓬

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既無足故行必動於春蓬也
 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
 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
 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所益也
 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來踏亦勝我雖
 然夫折木葉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公不勝為大勝也
 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
 也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為使群
 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道蓋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以手指搗於風風即不能拈指以脚踏踏於風風亦不
 能拈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
 為之飛揚櫟社以之推折此大勝也辟達觀之士機既
 揚波混愚智於群小之間混是非於賢聖之內此公小

不勝也而身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一儀之覆載等三光
 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踊亦
 有作鱗字者鱗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困之數匝而絃歌
 不輟輟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
 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
 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全暴匡邑尅時復與
 孔子為御匡人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尅為御謂
 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繞
 孔子達窮通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
 之娛也娛樂也逆人既困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
 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作虞字
 者虞憂也怪夫子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語窮矣而不
 憂虞而絃歌不止
 免命也來通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疏謹思
 當故竟之未諱也拒

也安否塞也通泰達也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
已忘於窮困而不獲免豈非天命也來通亦久而不能得
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
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予欲觀明斯理故寄之安諱
而實無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
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也思其分內故無力塞當桀紂
之時而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
使之然非閔連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
知有斯得失也

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百女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
士之勇也

情各有所安而志其
知窮之有命知
疏情有所安而志其
知窮之有命知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
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
道遙矣故雖在陳美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于路令其安心
無幾何將
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莫所能制哉

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困之今非也請辭而退疏

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宜尼非闕陽虎故
將師甲士前進拜辭遂謝錯設解困而退也
公孫龍

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離堅貞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必口之辨吾

異離堅貞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必口之辨吾

異離堅貞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必口之辨吾

異離堅貞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必口之辨吾

異離堅貞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必口之辨吾

異離堅貞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必口之辨吾

四者一角而青色也
皮可為鐘也

紫極大禮也
間堂學校也

自以為至達已疏

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志狀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

之迹也仁義五息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弁守白之論以博弁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為異可為不可然為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交口之弁咸屈生於表周一時獨步弟子孔之徒祖而師之擅名常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

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

問其方疏

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弁而未辨厚友是故聞莊子之言茫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絀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公子牟

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掘井之蛙乎謂東

海之蠃曰吾奈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筵之

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退好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疏

公子牟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弁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

嗤笑舉蛙蠃之兩臂明二子之勝負猶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楚井中累塼也跗脚也退顧視也蚪井中赤虫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蜂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蠃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蠃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塼之涯淤沫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沒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踳時墉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廣三
好一蟹一名現也

子矣不特來入觀乎

此言小鳥之飛擅專也時安也蛙自足於蓬蒿且呼鼈為丈夫言我

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波丈夫何不暫時降步入視下邑乎以此自多矜

此自多矜

東海之鼈足求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

小非繫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示懷大理樂然疏不可容故右膝纏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

逡巡而却告之海曰丈夫千里之遠不足於舉其大千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尺鼈既在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

退告雖大海之狀丈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實大以千尺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為至無乃益乎

禹之時十季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陽之時八季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乘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頃久時也久多一時也推移變改

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水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股湯八歲之間七歲遭旱而旱涯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着波浩序冥渤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疏以不羨死故自失

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適忽聞海鼈之談茫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主之道為仁義之行用百家之知穿交白之辨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也

是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視於莊子之言是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

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疏

之以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

情故款然而不顧之矣

於塗中

令使命之速往庶

全我之無為也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

將志子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毒陵之故是以用
今子不去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

惠主之相惠絕博識瞻斷并名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

折理既疑莊生之友故往訪之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子才高意大王必

代子相疏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

言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揭兵疏人之言將

也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為實錄心靈恐怖慮有殆危故揭兵

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中尋訪莊子莊子往見之曰南

方有鳥其名為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南海而飛到

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飲於是鷓

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疏鷓鴣鷓鴣之屬亦

實也醴泉泉井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惠施恐莊

子奪已故整旅揭兵莊子因往見之為其說謹畏鳳是

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溟海不傳非

亦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凡猥之鷓鴣得臭鼠自羨其

味仰嚇鳳凰辟惠施滯濁榮華心今子欲以子之梁國

貪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而嚇我耶

言物嗜好不疏以腐鼠為羨仰嚇鷓鴣惠

同領各有極前譬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疏濠是水名在淮南

也子之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為梁莊子曰儵魚

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豕尚

疏 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

難 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鯢之冷其無

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 疏 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

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 莊子曰請循其本疏也惠施

給弁自言無理奔初逐未失其論宗請 子曰汝安知魚

樂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

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

者是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

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

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而知之於濠上耳豈待

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

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

也 疏 子曰者莊子却稔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

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

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

理者辨其情足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豈非群品豈

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 賢以標議論之大弊也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樂心齋

十卷